

分類詳解
大學中庸讀本

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卅六年十月再版

分類四書讀本 (全三冊)

實價國幣

(外加運費匯費)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單行本
分類大學中庸
分類論語讀本
分類孟子讀本

編註者 世界書局編譯所
發行人 李煜瀛
出版者 世界書局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

分類
詳解

四書讀本編述例言

孔子是中國二千餘年以前唯一的大哲學家、大政治家，這無論中外，古今，儒者把孔子的了。他在漢唐時代，開始受了政府的格外尊崇，稱之爲聖人。到了宋，明，清，儒者把孔子的言行錄——論語，及將孔道的繼承者所著述的大學，中庸，孟子諸書合輯爲四書，並且詳細註解，因此孔道更爲發揚光大。

本來一個國家的制度文物以及社會情況，是隨着時代的前進而變動不息，需要新的學說，來做思想與行動的中心。但孔子之道則始終爲世人所推崇，支配了二千
年來的中國。這就因爲孔子的精神與所發揮的言辭，都是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的至理，雖然到了現在，還有可以取法的所在。

四書的原文，因爲年代的久遠，頗多疑問難解的地方，雖經歷代儒者，參證解說，不厭求詳，但時代變易，語文各異，仍不易爲學者所瞭然。且舊時的儒者僅注意于句讀

的解釋，從未加以系統的整理，故難使學者有清楚的概念。

因此，四書全文，由王繙塵先生改用白話繹述註釋。出版以來，很爲一般讀者所歡迎。現在更將原書，加以系統的整理，重行分門別類。使讀者更容易獲得明白的概念。末了，還有幾句話，得向學者聲明：就是自清代的考據學興起以後，頗疑四書中，雜有漢儒作僞的言辭，這當然不能認爲臆說，值得我們的深切注意。所以希望學者能遵照王陽明先生所說：

『學者貴得人心，求之于心而非也，雖其言出于孔子，不敢以爲是也。求之于心而是也，雖其言出于庸常，不敢以爲非也。』
要這樣，才不至有所謬誤。

分類
詳解

大學讀本目次

第一章 總論



一

第二章 明明德

五

第三章 誠意

一〇

第四章 修身

一二

第五章 齊家

一三

第六章 治國

一四

第七章 平天下

一七

分類詳解 中庸讀本目次

第一章	總論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遵道而行·····	三
第三章	道不遠人·····	九
第四章	因材施教·····	一五
第五章	修道以仁·····	一九
第六章	至誠之道·····	二八
第七章	聖人之道·····	三四
第八章	配天之道·····	三八

大學讀本

蘇序
泰印

大學一篇，爲何人所著，現在尙未有定論。據朱子大學章句，以首章爲經，係「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」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但清代漢學家多排斥其說。我們讀書，貴明義理。此篇所說，確是儒家的重要言論。如爲曾子所述，原可見其真意；即使不是曾子所述，或其門人所記，我們也何妨誦讀之研究它呢。

第一章 總論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古者，八歲入小學，使識文字及學灑掃應對等日常事情，十五歲入大學，才學做人的大道理。這篇是說大學的道理，所以劈頭第一句就是「大學之道」。

明德，說做人要有光明的德性。如在暗中做損人利己之事，即是不光明了。上一「明」字，是明白的意思。全句是說在大學學做人的道理，第一先要明白光明的德性。

「在親民」的「親」字，有兩種解說。古時「親」字與「新」字通，所以朱子解作「新」。「新民」就在去舊染之污，使振作起來做一個新民，因爲世界事物，時代一久，必至腐敗頹廢，故非時時振作不可。且朱子之意，以爲下文有「作新民」，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及湯之盤銘，都以「新」字爲主，所以親當作新字解，這是說明明德的結果，不但自己要光明，連人民也要叫他振新起來，光明起來，大學之道就在於此。

王陽明則以爲「親」字，就是親愛的意思。傳習錄：「如云：『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』如保赤子。」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」之類，皆是親字意。……堯典：「克明峻德，以親九族，」至「平章」「協和，」便是親民；便是明明德於天下。」「兩說各有道理，現在不妨並存。

「在止於至善，」是說大學之道，對己則應明白自己的「明德，」「對人則應親民。」人能做到這兩方面，便算做到最善的境界了。（止，就是做到的意思。至善，就是最善。）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后同後。

「知止」就是知道最善的境界，也可說是最善的觀念。「定」一定的志向。「靜」心不妄動的意思。「安」就是到處安穩。「慮」就是思慮週到。「得」得到最善的境界。全段意思，就是一個人如果能夠「曉得最善的境界，才有一定的意志；意志一定，心就不會妄動了。心不妄動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能感到安穩；到處安穩，而後思慮才能週到；思慮處處能週到，做人才能做到最善的境界。」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「本末」如一株樹，根爲本，葉爲末。比喻或緩或急，「終始」就是做事情的開端和末了，比喻做事的或先或後。就是說一個人對各物各事，如能計算其或緩或急，急的先做，緩的後做，根本的先做，標末的後做，那末就和做人的道理，相去不遠了。這是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一段的意思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

者，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

儒家學說，凡百事情主張由近及遠，由卑而高，最爲切實妥當，這節就是推說這箇道理的。

他說：要明白自己的「明德」於天下的人，必須先把自己的國家治好；如自己的國還不能治，怎能使天下的人都服從呢？所以他說「先治其國。」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」說要治理國家，又必須先把自己的家庭整齊。要家庭整齊，必先要自己的行爲，可做家人的模範，而後一家的人才信服，所以說「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。」大凡一個人以心爲主宰，要脩身，必須使心無邪念，要心無邪念，必須把心意誠實，都用在「正」字上面，所以說「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」但人怎麼才能誠意呢？第一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就是「先致其知」的意思，如果緩急先後不能明白，又怎能應付萬事萬物呢？因爲事物無窮，而人只有一個，以一個人去應付萬事萬物，自然非致知不可了。至於怎樣才能「致知」？他說：「致知在格物。」說到這裏，「格物」二字卻有許多的解釋了。現在且就朱王兩說說明之：

朱子大學章句說：「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」又說：「格物者，物理之極處，無不到也。」是要窮盡事物之理，無不知曉之意。王陽明早年讀了這幾句，就拿起一片竹頭，細細地格起來，後來竟格不出所以然，而致於生病了。有一天，他卻恍然大悟，把朱子的解說推翻，以爲物即吾心。只要吾心「存天理，去人欲」，即是格物。又引以「格君心之非」的「格」爲證。他就以此相號召，而流弊所至，致於學者束書不觀，以爲只要憑吾之心，即可應付萬物。

萬理，於是滿街都是聖人了。但照朱子「窮至事物之理」的解釋，也有做不到的地方，一個人那能把萬事萬物之理，一都格過去呢。我以爲所謂「格物」，在於知事物的本性，事物的本性雖不一，而其受命於自然界是一樣的。一個人不論成已成物，只要能順人之性，順物之性，自然無不可通行了。但於此也有不能都順的難處，於是又當計算輕重緩急，重的急的先做，輕的緩的後做，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即使犧牲輕的緩的，以成全大多數人的利益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儒家學說始終爲入世的，不是出世的；始終爲用世的，不是厭世的，也是這一點的道理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這段再將上面的意思，鄭重說明，以明做人的道理必須如此。爲學，就是學做人，入手的方法，就是要「明白萬事萬物的本性，能夠明白事物的本性，就知道做人的道理，而得到至善的地步了。因爲人和物都是受命於自然界，人能順應萬事萬物之性，就到至善的境界了。人能夠知道至善的境界，方能做到一個誠字，然後把全個的意志放在這上面，一心上進，不生妄念，使自己事事合於道德的標準，以求其實踐，因此家也整齊劃一了。就是叫他治理國家，國家也治安。處理天下，天下也和平了。」這都是明明德的結果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庶人，就是小百姓。豈是，同一切。上節說明明德於天下，雖然在指人君，其實無論是誰，做人的道理，總是一樣的。脩身是自己的事，爲正心，誠意，致知，格物。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，是對人的事。但其根本還在一個人的本身，所以說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豈是皆以脩身爲本。」

脩身是一切的根本。如一株樹，根本枯死，枝葉自然不能繁榮了。人不能脩身，就是根本已亂，而要想家齊國治天下和平，這是一定做不到的。所以說：「其本亂，而末治者否矣。」一個人在社會裏，勢不能無親疏厚薄。第一對父宜孝，對兄宜悌。不孝父而孝他人的父，不敬兄而敬他人的兄，這樣應該厚的反薄，應該薄的反厚，是決不會有的。所以說：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」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經，「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」以後十段，朱子以爲是傳，「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」已詳編輯大意中，此不再述。

（問）何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豈是皆以脩身爲本？

（研究）孔子稱「堯之爲君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」而堯典述堯之功德，自「克明峻德」以至「黎民於變時雍」，就是大學明明德至天下平的意思。所謂「止於至善」，也就是孔子稱堯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」的意思。「能名」能指出其長處，如某人備具某德。「至善」卻不是這樣，他無不具備，而不是一端可指的。所以「至善」是「無能名焉」，「能名」已落第二乘了。

第二章 明明德

康誥曰：『克明德。』大甲曰：『顧諟天之明命。』帝典曰：『克明峻德。』皆自明也。大，同泰。諟，同是。

康誥是尚書中的篇名。『克明德』克，作能夠解，能夠做到明德的人。大甲，也是尚書中的篇名。『顧諟天之明命』，『顧諟』顧到的意思，就是要顧到天命我的明德的命令。帝典就是堯典，也是尚書中的篇名。『克明峻德』峻，作大字解。說人能明德，必能光大而普照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即是傳之首章，釋『明明德』。

湯之盤銘曰：『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』康誥曰：『作新民。』詩曰：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』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湯就是成湯，爲商朝的開國聖王。盤，就是盥洗的盆。成湯於盥洗的盆上，刻着『苟日新』等三句話。苟，作誠字解。新，除去舊染的意思，說人誠能日去舊染，又當『日日新』，『又日新』，始終不間斷的，使新的道理，日出不窮，於日日所知的以外，又求未知的新道理，新習慣。作，同做字，說自己固要做一個新的人，同時并要鼓勵他人，也做一個新的人。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』，是詩經裏賀美文王的句子。周立國到作書時候，已數百年，所以稱爲『舊邦』。文王時更新百度，使人民個個自新，這就是文王所以受天命，王天下的緣故。所以說『其命維新』，『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』，是作大學的人，總結本節的話，他說爲了這個，所以君子無論在甚麼地方，無不盡心極力做去。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二章，釋「新民」。

詩云：『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』詩云：『緡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』子曰：『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』緡，音民。

「邦畿千里」，古時天子之國，稱邦畿，地方有一千里之大。凡此都爲人民所居止之處，所以說「惟民所止」。「緡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」，緡蠻，鳥叫的聲音。黃鳥，是一種黃色的小鳥。丘隅，山的一角。說緡蠻緡蠻地叫著的黃色小鳥，牠不到別地方去做巢，牠偏偏棲止在山的一角裏。孔子對了這兩句詩經，便歎美道：像這種小鳥，牠也曉得可棲止的地方去棲止，所以說「於止，知其所止」。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」，是數不知知的人，自己並無才具，一心想高爵厚祿，或侵奪他人的利益，不知自己應該怎樣居止，這種人，簡直連小鳥都不如啊！

詩云：『穆穆文王，於緡熙敬止。』爲人君，止於仁；爲人臣，止於敬；爲人子，止於孝；爲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於，音鳥。

這一節申明上文「止」字的意思。穆穆，深遠的意思。於，歎辭。緡，作繼續解。熙，作光明解。「敬止」，說無事不做，到敬字的地步，詩經裏贊美文王，說他道德極深遠，又歎美他能繼續不斷的光明起來。（穆穆文王，於緡熙敬止。）作大學的人，再說明做人應該做到那樣，所以說「爲人君的，應做到仁愛萬民；爲人臣的，應做到敬事君上；爲人子的，應做到孝順父母；爲人父的，應做到慈愛子女；與國裏的人交往，應做到言而有信。」

詩云：『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，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，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』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脩也。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淇，音其。澳，音鬱。萋，通綠。猗，音依。僩，諸經切，讀若限。喧，諠，都音萱。

淇，水名。澳，水靠岸的地方。猗猗，茂盛的樣子。瞻，作看望解。意思是說，看那邊淇水靠岸的地方，綠色的竹，竟這樣的茂盛啊！（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）斐，文質彬彬的樣子。意思是說，君子道德茂盛，如淇澳地方的萋竹一般。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』說君子脩治道德，如剖開玉石一般，剖開以後，還要磋牠光來，又如琢石一般，琢好之後，還要磨牠平來。瑟，嚴密的樣子，備，機警的樣子，赫喧，煥赫盛大的樣子。說君子脩治道德，他的容貌，嚴密而機警，又煥赫而盛大。（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）諠，作忘記解，說這樣的君子，是終身不能忘記的吧！自『瞻彼淇澳』，到『終不可諠兮』，都是詩經裏的句子。以下作大學的人，申明之道：『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』說君子的脩治道德，如剖玉琢石一般。『如琢如磨者，自脩也。』說君子的實踐道德如磨光玉，磨平石一般。恂慄，因恐懼而發抖。『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。』說君子脩治道德，於嚴密機警的儀容中，還寓着恐懼戰抖的意思，時時防道德之不足。『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』說君子道德脩治已成，他威嚴的儀容，必能使人人起敬。『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』說君子道德已極盛大，進到了最善的地步，這樣，人民是終身不會忘記的吧！

詩云：『於戲！前王不忘。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

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於戲，同嗚呼。樂，音洛。

「於戲前王不忘」是詩人嘆美前世聖王的德澤，流傳深遠，使人不忘的意思。此處「君子」朱子說是「後賢後王」。說前王有如此盛美的道德，後賢後王都效法他，也如他的敬重賢人，親愛親人，後世的人民——小人——卻只愛他們的歡樂，享他們的利益。所以前王雖然歿世，回憶起來，人終不能忘記他的。所以說「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」

上面四節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三章，釋「止於至善。」

（問）親民與止於至善，有何關係？

（研究）一個社會，人和人都不能沒有關係。論語記孔子的話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就是這裏「賢其賢，親其親」同止於至善的意思。

子曰：『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！』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

聽訟，聽訴訟者的言語，就是現在的審判官。孔子自己說：審訊訟事，照法律判斷，我和人也是一樣的。（聽訟，吾猶人也。）但「必也，使無訟乎」，儒以禮教感化人心，必使人自己向善，不致涉訟方算完善啊！上兩句，是論語記孔子的話。作大學的人，又加以說明道：「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」，說人都感化成善，社會中即使偶然有人涉訟，也不敢把不實不盡的言辭來洩陳了。因爲社會中多數的人，都知道惡人的話，是沒有實在的，雖涉訟，也不會勝利的。民指多數的人。這多數人意志

之所向，是最可怕的。『大畏民志』，就是說最可怕的是社會的制裁。這個，就叫知道本原的治法。（此謂知本。）

上面一段，朱子以爲是傳之四章，釋『本末』。

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

『此謂知本』，程子以爲是多餘的話，應該刪去。『此謂知之至也』，以上，朱子以爲『別有闕文，此特其結語耳』。

此兩句，朱子以爲是傳之五章。他說：『蓋釋格物致知之義，而今亡矣。』朱子又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道：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；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，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，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；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；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，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』

上述一段，爲朱子所補大學之闕文。後儒皆議，以爲這是不必補的。明言『大學始教』，怎能使十五六歲的學生，『即凡天下之物』，『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』呢？今姑附錄於此，以便讀者之研究。

第二章 誠意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

慎其獨也。

惡惡，上一字音汗，下一字音善惡之惡。好好，上一字讀去聲，下一字讀上聲。謙，通慊，音怯。

這段釋誠意的道理。『毋自欺也』，說做人不要自己欺騙自己。『惡臭』，極惡的臭氣，是人人所厭惡的。『好色』，極

好的美色，是人人都愛愛的。『自謙，』自己知道的意思。（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）『故君子必慎其獨也，』誠意要在獨自一人的時候用工夫。知道極惡的臭氣，會厭惡牠。極好的美色，會愛好牠。這都是自己本心裏發出來的。做人只要誠誠實實，即使是獨自一人的時候，也要極其謹慎。

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；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？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『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。』小人，就是壞人。閒居，閑空沒事的時候。說壞人在閒著的時候，甚麼壞事都會做出來。『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』厭然，遮遮掩掩的樣子。『揜』與『掩』通。說這種小人，雖爲不善，但一見君子，他就覺得自己的行爲不好，露出一副遮遮掩掩的態度來，把不善的地方遮掩，好的地方顯露。可是這種樣子，在別人看來，好像看見他的肺肝一般，早已明白他是個壞人了。這樣遮遮掩掩，又有甚麼好處呢？所以說：『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？』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這是總結上文的話，說一個人只要有誠意，自然會流露於外的，所以君子當獨自一人的時候，能夠謹守道德才行。

曾子曰：『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』

這是引曾子的話，申明上述『如見其肺肝然』的意義。十目十手，極言看着他，指着他的人之多；說他是小人，不是君